

我家的大树

□ 蒯南双

父亲蒯如龙，我们喊他叫“老爷”，1990年离我们而去。直到2006年我写纪念他的文章时，都不敢相信他真的就这样忍心离开了我们。



父亲在村邻眼中是块钢

他一辈子要强，“宁肯低头求地，不去抬头求人”。老爷十六岁时父母就相继去世。为活下来，他学织布，做了机匠。和母亲结婚后，他从生长的军寨搬到巢湖珠家岗，住到我外婆家。外婆和母亲纺纱，他负责织布。那十多年，每每在阴暗的光线下，我还常隐隐约约看到他坐在织机前的身影，有时似乎能听到他哼几句“张万郎休丁香”之类的庐剧。那岁月里，每晚每晚，只要一睡觉，总能隐隐约约听到“咔嚓、咔嚓”的织布声，这声音是我小时熟悉的催眠曲，那么温馨。

土布不时兴后，转干庄稼活他又是一把能手。公社化时十分工才四毛多钱，一个整劳力干一天只六分工。他总

是起早摸黑挣工分，全家挣的工分在全大队最高，一年下来，全家分到三百多元。生产大队为他，为我家还开过轰动一时的表彰大会。

他干活好像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，从来不知什么叫累，什么叫疼，什么叫苦。有次他牙痛，半边脸肿得像馒头，诊所没麻药，用老虎钳给他硬拔，断的牙根就用锤子、起子硬敲，那个疼谁能受得住啊？回家后牙床还不断流血，可他还照样去干活。做白内障切除手术时，由于麻药注射少，大冬天的他疼得满脸大汗，回家也只歇两天就又去出工了。

说我老爷是钢还因他脾气硬。大队书记的老丈人住在我们庄上，养了很多

鸽子。1974年，据说我家猫偷吃了一只鸽子，他家闹了起来，我家水桶都攒烂了。这年夏，他家草垛失火，怀疑是我老爷，被搞到大队和公社关了起来，连天带夜审问，受尽折磨。老爷在村里单门独姓，长一百张嘴也讲不清，又咽不下这窝囊气，趁上厕所没人看，用头撞墙想一死了之。被发现时，血流了一地，昏死好多天。在他苏醒看到我时，止不住地流泪，说没想到还能活着看到我。一个多月后我姐姐给他换药，才看到他头顶的伤口足有小孩的手掌大，没有一点头皮，只有凹陷下去的头盖骨，可见他撞墙时使了多大力气，那份委屈有多深啊。

父亲在我们眼中是棵大树

母亲为人厚道，不善言辞，没出嫁听外婆的，结婚后都听我老爷的，一辈子只有干活的份。外婆二十六岁守寡，就我母亲一个女儿，也是本分人家，所以家里的大事小事都是我老爷说了算。作为家中的顶梁柱，老爷首先要养活好全家人。

1959年到1961年三年，生产队全部吃食堂。百把人的村子饿死了不少人。我一家一顿就两三碗野菜加一点米煮成的粥。那时我哥哥和两个姐姐都出生了，全家都因饥饿而浮肿。老爷白天上工，晚上带着煤油灯到地头田间去打青蛙，野外到处是山路，纵横着沟渠，半夜回来，两条腿

常常跌得青一块、紫一块，好歹把一家人的命给保住了。

到上世纪70年代，我兄弟姐妹已有六人。为养活一家九口，上工之外，他不得不搞副业养猪。每次大猪要出栏，就先去买两三头小猪回来。大猪总要咬新来的小猪，老爷往往几天几夜坐在猪圈看着。老母猪生小猪的几天更离不得人。这两样，几天下来他都要瘦好几斤。冬闲时就到外面的田埂、塘埂上挖刺根、树根做柴火。一个冬季下来，我家都要堆上一大堆的柴。

不仅家中所有重活、粗活都是他干。东西坏了，都是他修。木工活如锯、刨、凿等他都学会了做。围栏被猪啃坏，

他常要更换。一次砍树干上的结，不小心一斧头砍到自己左手虎口上，鲜血顺着他手掌往下直冒，虽用毛巾把伤口堵住，但到大队赤脚医生家一路上滴的都是血。那年整整一个冬天，他左手都戴一个好大的棉手套，用一条绷带把手吊在胸前。

老爷一辈子没过好日子。家中有什么好吃的，他从不伸筷子，总说不喜欢吃。穿的衣服不是这里补，就是那里缝的。要说开支就只是抽个烟，抽九分钱一包的“丰收”，有时托人从烟厂买点下脚料烟丝。待客时买上两三毛一包好烟，剩下的都用塑料皮包得严严实实，放在锅颈上，自己舍不得抽一根。

父亲是子女们的严师

老爷不识字，不大讲话，但在我们子女眼中，他是位严师。有言教，更多是身教。

老爷对我外婆很孝顺，我们一直喊外婆叫“奶奶”。奶奶一辈子含辛茹苦，把我们姓“蒯”的一家看做她生活的全部。老爷是因病去世的，他多么舍不得离开我们，离开他倾注全部心血和情感的家。在临终前再三叮嘱我们，说他过世后就埋在珠家岗，要我们一定照顾好奶奶和母亲的生活。在老爷影响下，我们对长辈都很孝敬。我们工作后每次回家，总要带点滋补品，总要给奶奶一点钱，劝她抹点小牌安度晚年。晚上总好坐在奶奶床沿边，听她一遍又一遍地絮叨过去的事。

老爷把所有心血都花在我们子女身上。我小时常生病，奶奶就要背我到三四公里外的公社去看病。稍大些，奶奶背我背不动了，老爷一放工就跑过来接我们，把我架到他的肩膀上。

一想到我小时他常这样待我，我的泪就止不住外流。老爷要我们听话，不听话他就会发火，火一发就了不得，见到什么损什么。跟邻居家小孩吵嘴打架，无论有理没理，老爷总是给我们一顿打。记得在我上初一的时候，有天中午去喂猪，由于贪玩，看猪不上圈急了，就把搅猪食的锅铲扔了过去，谁知这锅铲一下扎在猪的屁股上，扎了一个好大的口子。老爷干活回来总是先到猪圈，看到后气得脸色铁青，走过来伸手就把我正在吃饭的碗夺下，摞在地上，另一只手拿着赶牛鞭子就索，我腿肚上顿时就出了几道血痕子。他的严厉是盼望子女将来有出息。他常说“不吃苦中苦，哪能人上人”，在我们认真做作业或看书时，只要有一点空，他总是坐在边上陪我们。看到我们一点点进步，他那平时严肃的面孔马上就会露出笑容。

1981年我参加高考，那时一百个学

生只能考取三四人，老爷听说我考上了，高兴得一夜都没睡。为庆祝，他给我买了块上海牌手表，花了125元，这可是他卖了两头大肥猪的钱啊！我怎忍心戴啊！我妹妹后来也考上了大学，一时我们家在公社都出了名。我走上工作岗位后，老爷诚恳待人的品格，勤奋向上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。我从一名教师做到了学校教务主任，再到校长。我家兄弟姐妹六人后来都从农村走出来了。这都是他教育的结果。

老爷对我们全家太重要了，有他，我们全家人都感到快乐；有他，我们全家就有一种凝聚力；有他，我们全家就有了方向。他一走，大树倒了，顶梁柱垮了，严师去了，我们全家就好像失去了天，我们子女就好像失去了魂。今天，只要偶尔在似睡非睡时听到织布声，只要在昏暗处似乎感受到父亲若隐若现的身影，我们心中告诉自己，勉励自己：老爷还在，他还在看着我们。

感恩父母

□ 文娟

落叶在空中盘旋，那是大树对大地的感恩；白云在蔚蓝的天空中飘荡，描绘着那一幅幅感人的画面，那是白云对蓝天的感恩。

我们也应该学会感恩，感恩父母。从婴儿的呱呱坠地到哺育长大成人，父母花去了多少的心血与汗水，编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。俗话说“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”更何况父母？你是否在父母劳累后递上一杯暖茶，在他们生日时递上一张贺卡，在他们失落时奉上一番问候与安慰。他们往往为我们倾注了心血、精力，而我们又何曾记得他们的付出，体会他们的劳累，又是否察觉到那缕缕银丝，那一丝丝皱纹。

爱让这个不停旋转的世界不停旋转。父母的付出远远比山高、比海深，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报答父母，你的生活才是丰盈与完美的。

父子的心是连通器

□ 张沈昌

有人说，父亲是座山，能给儿子以智慧和勇气；有人说，儿子是父亲的药，老时可以用来治疗疲惫的时光。而我觉得，父子的心是一根连通器，心心相印。

十多年前，父亲离我而去，但在我的脑海里满是他的音容笑貌，在我的内心深处，他的形象是那么高大。想念他的时候，我总是默默地想：“父亲，愿您在天堂一切安好！”

师范毕业，因身体原因，担心上课站不下来，我为了改行踏入了求爹爹拜奶奶的漫漫长途。盛夏的一个晚饭桌上，父亲为我的改行遥遥无期，决定次日去找一个亲戚，我也决定去省城看看进展。

次日上午，我在省城虽没碰一鼻子灰，却还是老消息，来时的激情瞬间消失殆尽。在马路边发了好一阵子的呆，觉得来一趟也不容易，决定再到县城探探消息。

下午，我乘车到了县城，当时的县城规模小，旅社少。一下车，我就赶紧找旅社。旅社落实好，跑了大半天，饥肠辘辘的我很想歇歇。就在我躺下的一刹那，突然想到，假如父亲估计我到了县城，从亲戚家来县城找我，怎么能找到呢？想到这，我不顾疲劳，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，匆匆向车站赶去。还没到车站，老远见一人很像父亲，正在那里四处张望，像是在找什么。我的心一颤，快速地走过去，正是父亲！见到我，他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，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到这里来？”

“我的感觉。”我问道，“你怎么知道我会来县城？”

“下午回家的路上我突然想到，假如你到省城没什么头绪，又不甘心，会到县城来问问情况，可你身上又没钱怎么办？我身上还有十块钱，特意赶来送给你。”

我的心一阵酸楚，说不出是感动还是内疚，硬是没让父亲看出我双眼的湿润。